

第一回 老忠良衙齋自嘆 聖天子欽召梅公

詞云：

離了朝官位兒，跳出是非窩兒，清閑老人家心兒，消磨了豪杰性兒。尋一塊無人地兒，做幾間矮矮房兒，打幾扇窗兒，栽種幾株樹兒。山上有草牧羊兒，池塘有水養魚兒。到春來養花兒，到夏來乘涼兒，到秋來觀菊兒，到冬來踏雪兒。

一年四季收些五谷雜糧兒，做幾壇酒兒，殺幾只雞兒，烹幾尾魚兒，請幾位知心的老兒，猜拳行令兒，謳歌唱曲兒，只吃到三更斜月兒。懷中抱子兒，腳旁睡妻兒，這纔是無憂無慮快活逍遙一個老頭兒。

詩曰：

自古高風生大儒，忠君愛國費躊躇。

身至諫垣心輔政，豈知天意不能除。

奸臣反作君心腹，忠良頸血濺當衢。

文明日盛消群黨，方顯男兒是丈夫。

話說這部奇書，出在大唐肅宗年間。江南常州府，有一清廉正直之臣。這位老爺，姓梅名魁字伯高，夫人邱氏，所生只得一位公子，名壁字良玉，自幼與侯鸞之女結親，因各為官出仕，故而未娶。單言梅公，乃科甲出身，初任特授山東濟南府歷城縣知縣。榮任十餘載，為官清正，只吃民間一杯水，不要百姓半文錢。常聞起盧杞為相，信用奸邪，俱出銀錢寶玩結交權黨，都是剝冠小民、席卷地皮之輩，但逢如意，就升轉得快，不上幾年，可任之極品。一切清廉正直之臣，又不能升遷，他還要尋出事來拿問他。可憐把那些忠良，眨的眨，殺的殺，不知害了多少官的性命。

這梅公幸喜他還有故交同年的，有幾個在朝做到大位，故此纔做得這幾年官。不是同年之力，不知怎麼結局。你說這幾位同年是誰？一個是江南揚州府江都縣人氏，姓陳，名日升，字東初，官居吏部尚書；一個是淮安府山陽縣人氏，姓馮，名樂天，字度修，官居都察院左都御史；一個是河南開封府考城縣人氏，姓黨，名進，字懋修，官居翰林院大學士；一個是山東兗州府濟寧縣人氏，姓陸，名福齋，字爾修，官居詹事府正詹事。這幾位老爺，都是梅公的年兄，刎頸之交，故在京中照應，是以盧杞不能下手害他。

梅公平日無事，常對夫人說道：「我看現在登科發甲的官員，哪個能與皇家出力，愛惜黎民，報皇家知遇之恩？只知逢迎上司，謀幹遷升。若奉迎上司，必要金銀珠寶、玩好古物，纔能高升。你想，若要如此進獻權黨，至少也得千萬金方能充裕。我想一個讀書之人，十年寒窗，磨穿鐵硯，哪有如此財寶？若要進獻當道，必須剝冠小民脂膏都為己有，纔得榮升。下民易虐，只怕上天難欺。我這頂紗帽，也是十年苦換來的。又蒙皇上天恩，祖宗福庇。在此化民以正人倫之事，豈能效那貪官，拿珠寶去饋送上司，並那當道的權貴！我乃賴天之福，在此為官，做一日官，治一日民，盡一日忠。恐不做官時，回家同老妻兒子守著幾畝薄產，樂于林下，也是人生在世一場。要我梅魁結交上司，送饋權黨，謀幹升遷，斷不敢做沒天理喪良心的事，且自由安天命而已。」

忽一日沒事，梅公與夫人閑坐談心：「光陰如箭，不覺在此任所，已有十多年了。此日喜得沒事，後日又是夫人的壽誕，我想備兩碗饌菜，與夫人上壽。」夫人道：「年年要老爺上壽，難為你了。」

于是梅公即吩咐院子傳出去，叫值日買辦買菜。院子答應道：「曉得。」即將買菜單子，交與買辦。不多時，買辦將菜送進宅門上。你道是什麼東西？原來是兩把菠菜，八塊豆腐，半斤豬肉，兩斤水酒。家人送至廚房備辦不提。再說梅公叫家人請公子與夫人上壽，公子聽得，即起身來整頓衣帽，叫書童鎖了書房門，一路走進內堂，只見老爺與夫人對坐談心。公子說道：「爹爹、母親在上，孩兒拜揖。」梅公與夫人說道：「我兒坐了。」

梅公道：「今日衙中無事，後日又是你母親壽誕，叫你來把盞上壽。」公子道：「孩兒知道。」不多一會，家人就托出四碟小菜：兩碗豬肉，兩碗菠菜豆腐，三雙杯筷，安了坐位。梅公與夫人上坐，公子旁坐。梅公對夫人說道：「你我也算晚景有靠，此酒席雖不豐美，但孩兒禮節不差，後來必成大用。自古道『為師誇徒，必不是好師；為父誇子，必不是好父。』只是我為父的，不是那不成才之父，誇為子的胸中之才。這一向不曾與你講讀，你把平日所習的經藝，呈上一篇，與為父的看看。」

夫人對梅公笑道：「孩兒讀書，原以功名為念，一朝脫白掛綠，繼你一脈書香，還有什麼講究？」梅公道：「你乃婦人家見識，哪知世間道理。聖人云：『正則守經，亂則從權』。如今聖上被奸臣盧杞蒙混，總不能進朝見駕。倘若升金階面奏，除奸保忠，將盧杞一黨奸賊，啟奏龍顏。若聖上准奏，將盧杞一黨，斬盡殺絕；若不准奏，下官必定遭其害。即將斬首市曹，我亦含笑於九泉，縱死亦瞑目，留得一個好名，傳于後世。一者也不負皇恩忠心未報，二則損生於盛世，千載難逢。那時，我梅魁亦能見祖宗，方稱我志氣。下官說孩兒，無非看他心跡如何。倘若名登金榜，那一班狐群狗黨，橫行于朝中，恐此子效尤，幹那結交權黨、勢壓班僚、喪名失節的事，豈不軒我一門清白？且軫祖先，被人唾罵。讀幾行詩書，倒不如隱姓埋名，樂守田園，以為正理。」夫人道：「老爺教訓孩兒，甚是有理。夫妻又閑談了些家常之後，漸漸日色西沉，席散各歸寢室不提。」

卻說第三日，梅公洗臉已畢，正要打點坐堂理事，忽聽得宅門上差役稟事。不多一會，只見管宅門家人稟道：「外面有報子二名，說老爺奉旨內升，要求見領賞。」梅公沉吟，叫他帶進來。家人回轉，即帶進，那二名手執報單，跪在丹墀，磕頭稟道：「小的們是吏部衙門執路報子，報老爺高升極品。」梅公聞言，哈哈大笑：「你們起來，有話問你。只是我老爺雖是科甲，在此做了十數年貧官，恰是很窮，從不愛民財，又不徇那紳衿情面，並沒人在京謀幹升遷，亦沒得珠寶上司打點，因何報我升遷？莫非你等報錯了，我想並沒有此事。」報子復又跪下稟道：「小的們怎敢錯報！現有皇上聖諭在此，請老爺觀閱。不知是那一位老爺保舉此事，皇上天恩，特升老爺吏部都給事。」

梅公看了上諭，見上面寫道：「朕諭陳日升知悉：卿可行文與梅魁等十三員知道，朕念爾等久歷外任，治民有方，居官清勤，已屬應升之員，作速來京可也。因朕前見梅魁有忠烈之志氣，著升吏部都給事，餘者升用可也。特諭。」梅公看了上諭，又把報單一看，道：「爾等外面伺候，自然有賞。」入至後堂，夫人笑說道：「恭喜老爺高升。」公子也來作揖道：「恭喜爹爹高升。」梅公道：「哎！夫人。這也是命該如此，故有此上諭。」夫人、公子大驚道：「老爺高升，賴祖宗福庇，方纔有這機。」

爺怎麼說命裏該當如此？這話是怎麼說起？」不知梅公說出怎樣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二度梅 >>](#)

[本書始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